

# 杨遥：用小说实现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

今日推荐《小说月报》2020年第10期封二专栏“作家现在时”杨遥访谈



杨遥,70后,业余写小说,2001年开始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上海文学》等刊发表多部作品,被多种选刊和年选转载。出版小说集《二弟的碉堡》《硬起来的刀子》《我们迅速老去》《流年》《村逝》《柔软的佛光》《闪亮的铁轨》。曾获“赵树理文学奖”、《十月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黄河》《上海文学》等刊物优秀作品奖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、山西省作协副主席。

## 作家现在时

Q:小说月报

A:杨遥

Q 您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?

A:我小说创作的动力是不喜欢生活中的步步为营,却又因性格、生计,不得不循规蹈矩,所以用小说实现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。而且我有表达的欲望,生活中找一位合适的倾听者不易,便选择小说创作。创作灵感一部分来源于生活,生活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,尤其是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,我一般都要把它们写进小说里;另一部分来源于阅读,许多作品能引起我的共鸣,唤醒我的记忆,读着读着就有了创作的想法。

Q 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,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,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

情?

A:我想谈两部作品,都是中篇,一部是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,一部是《隐疾》。先说《隐疾》,那年读完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,我很绝望,里面的句子我一个也写不出来,开始质疑自己的才华,直到写出《隐疾》,这部小说的细节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最好的,

里面对理想的追求也是我喜欢的主题。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是部比较“正”的作品,这类作品比较难写,写出来不讨好,有时还会挨骂,但我意识到真正“正”的作品是对每个作家的挑战,文学有一个标高在那儿,便要求自己写一部。这部小说先有了开头,想好结尾,再写中间部分。和《隐疾》一样,修改了好多次。

Q 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,最看重的是哪一点?

A:“真”!用道德评价作家、评价其他人是不道德的,某些道德标准会随着时间变化,但我认为“真”永远不会变,对待自己真不真诚,对待朋友真不真诚,对待作品真不真诚,都非常重要。我喜欢以“真”待人,也喜欢以“真”待人的作家。

Q 您是否有固定的私人写作习惯?

A:我喜欢早上写作。休息一晚,前一天工作、生活中的事情已经放下,早上起来,脑子特别清亮,这时写出的作品质量比较高。有时创作状态好,晚上做梦经常会梦到正在写的作品,许多情节是在梦中完成的,早上起来记录就可以。

早上写两小时,完成一两千字,白天无论干啥,都特别踏实,有种时光没有虚度的感觉。

——《小说月报》2020年第10期封二专栏

第二期:  
建“风水屋”保佑官运亨通,违反什么纪律?  
条例原文:

第五十八条 组织迷信活动的,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

参加迷信活动,造成不良影响的,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;情节较重的,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

……

案例:

黄某,某市科技局长,中共党员。一直以来,黄某痴迷风水,经常和所谓“大师”们交往,拜师问“道”,请他们“指点迷津”、“点拨一二”,可谓“真信笃行”。某日,经朋友介绍,黄某又认识了一位据称“精通风水、道法”的“大师”。经这位“大师”提点,黄某组织人员在两个乡镇各建了一座“风水屋”,并在自己的居

所专门设了一间“风水室”,以保佑自己官运亨通。科技局长竟然信风水、搞迷信,这在当地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

以案说纪:

黄某幻想着按照“大师”的指点去做,可以保护自己仕途坦荡、官运亨通,殊不知早已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。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在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作了调整和规范,改变了以往将搞迷信活动归类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规定,将组织或参加迷信活动纳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。

本案例中,黄某组织人员分别在两个乡镇建造“风水屋”的行为,具有社会公开性和群众参与度,其所作所为根本就没有一位共产党员应该有的样子,更何况黄某还是一名党的干部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关于“组织迷信活动的,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



看处分;情节严重的,给予开除党籍处分”的规定,黄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组织迷信活动。

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,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,一旦拧不紧“总开关”,作风问题、贪腐问题就会接踵而至。只有坚定政治信仰,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,坚持高标准、守住底线,才能踏踏实实走好今后的路。

(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

# 诗酒长安

安少华 文

这里是时空隧道,穿越亘古的荣枯。定格盛唐的繁华,衣袖飘飘的仙女,舞一曲长歌羽衣,掩天边晨昏的彩霞。

这是一组烂漫的烟花,璀璨在长安的坊肆,蔓延一段爱情缠绵的佳话。

这是盛唐的长安,诗酒觥筹交错,伶人袅袅的音乐,倾诉凄冷的百味人生,风雨中弹奏出人世芳华。

这是把酒言欢的唐诗,琼浆美玉般积淀千年,多少高尚的灵魂在这里升华。梦醒时分的游子,用玛雅人的传奇,描绘一幅幅不老的图画。

这是酒的国度,这是诗歌的王朝。诗酒长安,琴棋书画,刀光剑影,美女明月,玉笛杨柳,驻马西风,我久久不忍离去,若一个转身,光影之中,一切都可能涤荡成美丽的童话。

一个秋夜,叶落长安。一个旅人,行走在夜的思想中,双臂时而交叉,试图与这暗夜相依偎。而我的灵魂在静静的星空下,漂浮着,带着丝毫的恐惧,还有寒冷。

今晚,月残星稀,冷冷花间,又有哪位美人陪着旷世才子浅酌低吟?今夕何夕,星云清淡,流水声里,秦淮河走来的红衣女子依旧抚着那把古琴,在梦中,弹奏一首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寂静的大街,熟睡的坊肆,似浓似淡的长安城,富态安详,宛如一条沉睡的巨龙,在薄薄的雾霭中,若隐若现。

我夜不能寐。或许牵动于今晚未能与你同醉的遗憾?或许期待明朝牡丹花下的欢颜?或许我在找寻失落于千年之前的灵魂?抑或是在等待一个重要的黎明?

此刻,我正坐在1300多年后的一个长安客栈,夜晚,我的整个人整颗心寄居在灯光下。就是那一方温暖的光亮,正浸润着我干枯的心灵,洞察着我笔下的叙事情节。

爱是千年的忧伤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寂寞地流淌。柔和的灯光是美人玉环的眼神吗?是那样的神情凝望,坚贞的爱情最终成就了千古帝王。

今夜,长安无人入睡,或许在等待李太白的到来。佳肴已经摆上,美酒已经斟满,期许一场千年的遇见。

让我们回到大唐,回到长安,朝堂上坐着开明的君主,朝堂下是雄辩滔滔的大臣。边关将士充满自信,豪壮之热情,豪迈之气势,直入云天。百姓安居乐业,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。市场秩序井然,一派繁华与富庶的景象。有了音乐,有了酒,便产生出了数也数不清的诗篇。李白绣口一吐,即为半个盛唐。那位在夜晚赶路的行人,也写下了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诗句。政治的清明,生活的富足,外交的强大,催生出了璀璨的诗篇。大唐的酒,大唐的诗,大唐的剑,大唐的书法与绘画,大唐的瓷器与茶,大唐的佛象与壁画……大唐的一切文明,极富魅力,永恒地垂挂于历史的天空。

这千古江山,这英雄红颜,历史的垂青只为大唐,只为长安。人人在诗酒的国度里自由地徜徉、诗意地栖居。

我是谁?我要到何方去?千年以前,你也曾经是我的神话。千年以后的今夜,我思绪翻滚,感想滔滔。我愿是长安城的一阵风,轻轻在你的窗边吹过;我愿是长安城的一滴露,在自然界的缝隙里感受被蒸发的愉悦。我愿化作长安城上空的一片云彩,默默地注视她,静静地祝福她。就让我变成长安城的一尊雕像吧,任时空飞逝,容颜转变,我也要守望那一份祝福;我愿在古城长安等你。

月下酒香,长安华灯初上;侧身西望,不见落日高墙。长夜未央,堂前烛火摇曳;邀月成双,带我同饮杜康。你好,这里是诗酒长安。